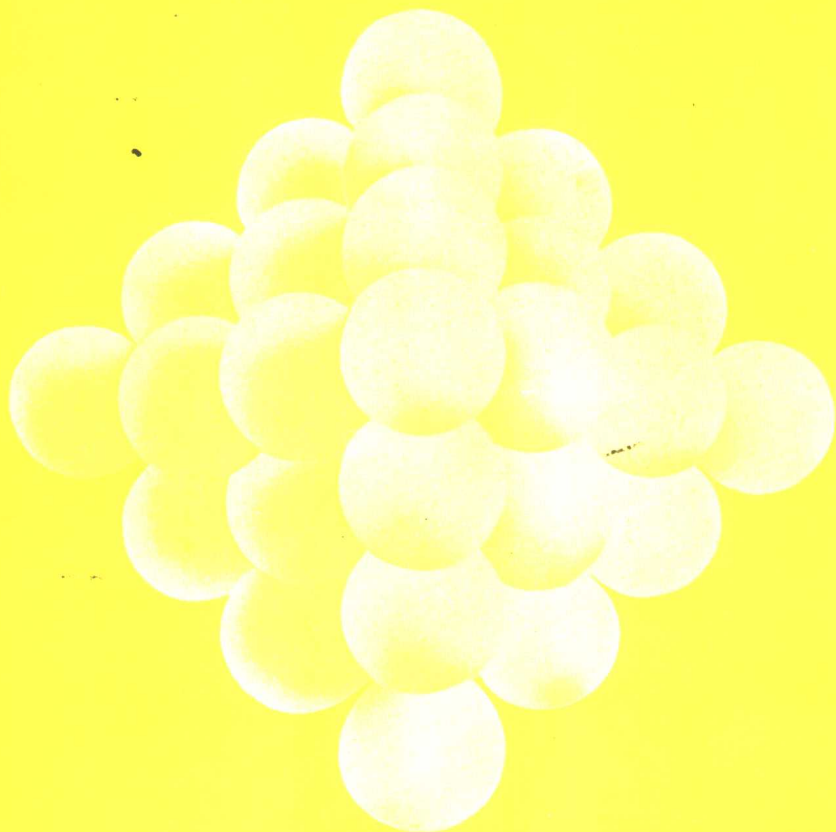




中國新文學叢刊

彭邦楨自選集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91 刊叢學文新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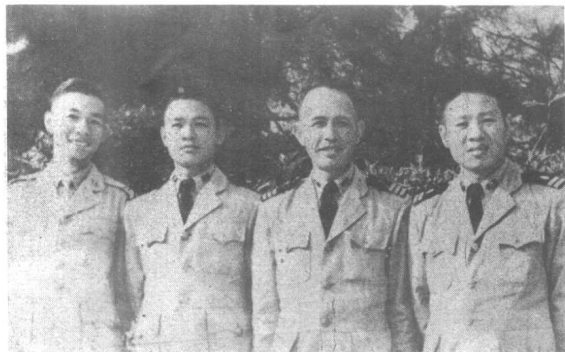
集選自楨邦彭

行印司公業重化文明黎

■	■	■	■	■	■	■	■
插	內	內	蝴蝶	封	排	裝	版
頁	頁	封	頁	面	版	訂	本
：八	：五	：八	：一	：一	：新	：穿	：三
〇	〇	〇	〇	〇	五	線	十
磅	磅	磅	磅	磅	宋		二
雙	大	模	模	銅	15		開
面	康	造	造	版	×		
銅	米	紙	紙	紙	42		
版	黃	加	印	淺	字		
紙	色	印	灰	色			
	書	書					
	紙	紙					



▲張默、龐弦、彭邦楨、洛夫
(由左至右)
於左營軍區 一九五七年攝



▲結婚宴上
(由左至右) 一九六一年十月攝於洛夫
余光中、韋子豪、彭邦楨、紀弦、羊令野



▲彭邦楨於一九七九年在一紐約詩人餐會上擔任主席發表談話時攝





▲彭邦楨為「美國女詩人」(Dr. Liboria Romano)



▲彭邦楨偕其夫人彭蕤梅于一九七九年七月出席漢城第四屆世界詩人大會在韓國旅遊時所攝

年望甲子更經秋蕭瑟人閒恍白頭
菊月黃花尚吐漣楓天紅葉山影殘
千風枝遶雪中偏玉露霜留霜不歸
曉月孤青雪裏寒梅何處望神州
彭邦模題為佳理詩客次



序

彭 邦 楨

這本選集，是選自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後的作品，其中計選五十六首詩，五篇詩論。唯我對這本選集並不十分滿意，茲因它還缺我過去的作品。另也深覺抱歉，此書原應於一九七五年出版，又適逢忙於出國，未能向黎明公司交稿，以致遲至今天。

其實我自十五歲就已開始寫詩，到今年六十歲已是四十五年。最初學唐詩，從學音韻平仄與格律作對開始，這個啓蒙曾影響我一生，而後纔進入寫詩階段。這時正是青少年的天真年齡，可說一經學詩，人就像長了歲月、增了智慧，原是一個無知的少年，頃刻就曉得作夢。夢彷彿是詩神給我寫詩的翅膀，不僅夢詩，而且夢飛，當時我就像一個非等閒人似的，我將飛遍全球與世界。記得在作夢時，我的腳可踩水，身可騰空，無論起步翱翔或停駐空中都能聽我自如。想不到

在幾十年後夢一一出現，最是愛在水上逐波，山中穿林，像是那時就已註定我是一個浪子。

從學唐詩之後，自十九歲時纔開始轉變，是因當時抗戰，面臨現實，我不能再作夢了，爲要作一個愛國的青年。其實夢依然存在，只是景象改變，常夢在流浪時個人在翻山越嶺，一下就跌入了深谷，陷在面不見天日的黝暗之中。當時我去投考軍校，從漢口跋涉到成都，接受軍事訓練，同時也深受新文學的影響，開始便寫新詩。這時真是拿槍不算，還帶筆上陣，作了軍官不算，而且演戲，甚至率青年遠征軍去印度，一直踏着勝利的梵音回國。作爲一個謳歌時代的詩人與戰士在我是很榮耀的——因爲一個戰士要從身上流血，而一個詩人便要從靈魂裡流血。雖說這場戰爭並不會讓我戰死，但卻毀過我的靈魂，把我在大陸時期十五年所寫的新舊作品都席捲走了，這豈不就是讓我曾經死過一回一樣。

來臺灣之後，我又開始在一片文化沙漠上帶筆上陣，與當時少數幾位詩人開拓詩壇。開始即以第一首詩得中華文藝創作獎，得獎金新臺幣二百元；以第二首詩在中華副刊發表，卻只得稿費十元。當時我曾想詩不是金錢所能換來的，只在價值。要知李白、杜甫當時寫詩，何嘗拿過獎金和稿費？不過他們曾拿詩做官、拿詩曾換了一些酒肉吃了。這比我們當今的現代詩人還更幸運一些。在臺灣寫詩二十幾年，結識不少詩人，曾看見：「現代」、「藍星」、「創世紀」三大詩社成長。記得在臺灣初期播種的幾位詩人，有的死了、有的老了、有的已經出國，只是詩壇不曾沈

寂，目前已有許多最新的詩人接棒。我在臺灣曾結集過四本詩，三本幸而出版，一本「鹿苑」被洪水淹了，這時正是我在啣痛苦的時期，又不啻像我死過第二回一樣。另結集一本「十二個象徵」等待出版，或許在出選集之後。

一九七五年，我係被邀請出國。記得我在少年時寫唐詩，甚受鄉里人士賞識，曾與一富戶人家的小姐訂婚，一時在家鄉傳為美談。而後也曾因詩結過不少緣份，這就像癡弦常對人說，看見我一生都在戀愛。其實我並不是一個受施捨愛情的人，彷彿詩就是個有情世界，詩人偏愛作夢、女子也偏愛作夢，因此當夢醒之時，夢便消失了。一九七三年，第二屆世界詩人大會在臺北召開，不意又結識梅茵 (MARION E. DARRELL)，像是我的眼睛在春天開花，她是美國有色人種，是代表美國詩人來此參加大會的。她的美曾讓我怔住，因此我便去紐約與她結婚。真是勇敢的冒險，纔得勇敢的報償。

現在我已到美國五年。在大陸寫詩、在臺灣寫詩、在紐約寫詩，這是我的三大階段：第一階段交了白卷，第二階段有了欠缺，現在就只看我第三階段了。自與梅茵結婚之後，她甚愛我，因她是一個知詩識禮的女子。目前我在美國依然寫詩，為適應環境，有時也寫英詩，是因我與梅茵同被當選為世界詩人資料中心的主席。為協力推進會務，我們每年在紐約都會舉辦世界青少年詩人大會，包括選詩、朗誦、頒獎、是一屆比一屆擴大。此會不僅上過報紙，透過電視；不僅曾得

紐約州政府嘉許，還曾得到聯合國贊助。不過此功應歸功原創始人，不屬我倆，而是屬於全中心的組織會員，我與梅茵只是其間的一份子。

這本詩選，像是在說我一生的寫照。唯詩不寫故事，不敘情節，從詩中很難窺得我的全貌。不過詩也不是點滴，而是縮影，從中當可看出我的思想和情感來。尤其我到美國大有轉變，那就是我試寫現代詩押韻，而且是以唐詩韻叶韻，一反現代詩廢韻的主張。關於此點，我曾寫一萬八千字「品茶與論詩」一文申述我的觀點，因係新作，未經出版，故未選入在內。唯為佐證我新的創作，茲特附羊令野一篇「花開甲子筆生花」評論作為代序。

花開甲子筆生花

羊令野

韓、日歸來，趁着邦楨夫人梅茵女士離臺前夕，就在蘇杭小館訂了三席「菊花宴」，一是洗塵與餞行，一是爲邦楨壽。而且兩週來國外飲食，總是不入味，大家回來餐敘一次，豈不是「美不美，江中水」的一種故國情味。王牌携來家藏的「長春」酒，華欣聯誼會送了一個冰淇淋蛋糕，爲壽宴更增意味。

詩壇有個不成文的規定，不滿六十不作壽。蓋自來中國詩人，長壽者固多，短命者亦不少。天才李賀少朽，而老杜僅得年五十有九。生死之事，對於一位詩人來說，沒有什麼足以掛懷的。不過處此亂世，歷經戰火，而能無痛無恙活到六十歲，猶是「奮志達四海，奮翮思遠翥」，保持了壯年盛氣，可說難得之至。所以做六十，真是甲子花開了。邦楨生於民國八年，他常常自稱「

五、四」之子，這位新文學運動中誕生者，沒有辜負那個風雲際會，而且年未冠，即遠走成都，參與黃埔。這比起五、四當時諸子，他的生涯涉歷的層面，卻又非泛泛之輩了。

他的少年畫面非常黯淡的，落後的農村，貧苦的家庭，動亂的政局，他面對着如此的生存環境，他也有鳳凰台一詩的感興，「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他所嚮往的「長安」，後來在成都時始有所觸及。那也不過是一瞬的幻象而已。「致君堯舜上，要使風俗淳」，便在成都草堂的杜工部就有如此的期許，邦楨雖未登要路津，在當時青年人所懷抱的以天下爲己任的志節，可以肝膽照人。迨至解甲，而壯志不衰，炮火中鍛冶的丹心，歷史中引流的情感，從少作以至晚成詩文中，可以窺見一個詩人所奔赴的路。他對於花開甲子，認爲鋒鏑餘生，應自珍攝。五年前去美，源自愛的出發，紐約居中，一燈相照，猶自發奮讀書。從頭攻研格律詩，試寫押韻的現代詩，這種回溯，猶如香魚一到春日，回溯暖流一樣。他從紐約寫給我的五律詩，可說不是「五四之子」可以吟成的。他以現代詩的精神，創造了他的新古典。一落筆就指向了老杜最得力處。慧心與法眼，總是一個詩人所獨具的。

此次返國，一方面要把他的自選集整理出來付印，另一件事，要結集六十首詩，作爲六十歲的自壽之作，這個自壽集，大家建議他最好以手蹟版印行，這種手蹟版現代詩中還未曾有過的，既省印刷費，也更能見得情感真切。寫詩寫到六十歲，依然「敏捷詩千首」，陸放翁固是健者，

但現代詩人中，卻不多見。許多人少年俊逸，老來衰頹。所以詩創作這條路非常艱難，全需要毅力與才力，一鼓作氣，再鼓而不衰的向前邁赴。而創作力與生命力乃是相輔相成的，寫一輩子詩和做一輩子官兩者有天壤之別。而寫詩究竟是生命潛能的發揮，且是生生而不息的自強，袁子才說過：「骨裏無詩莫浪吟」，老杜說過：「萬古江河不廢流」，這莫不是詩人不爭一時爭千秋的警惕之言。詩人不能靠熱鬧混日子，詩人大概要靠寂寞來自我洗磨一顆明澈的詩心，有時一些現象中的寂寞可能戕害了許多經不起耐不住寂寞的詩人，可是詩心中的大寂大寞之境，正是創造之境。看來彭邦楨似乎浮沈於這現世的炎涼，其實他所蘊藏的大寂大寞，成了他無邊無際的詩種子的土地。少年寫詩大多巧言，這種作品經不起時間考驗，惟有老成之作，始見功力。丹不經過九轉，總難教你成仙的靈藥。杜甫也是晚年時分才知詩律之細的。以邦楨之豐盈多姿的生活，在中國現代詩人中無出其左右者，我想他的創作力，與其生命力一樣長春不老的。花開甲子，他的一枝寫詩的綵筆也是花開無限春天的。

一個周甲子，一次年輪的旋轉。這個唱盤上所發出的生命之歌，應是這個時代的回響，我們爲他杯酒祝壯，也是爲他綿衍的詩齡祝福！

年表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生於漢口，原籍湖北黃陂，生時家貧，父彭學才，母程氏。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始啓蒙讀書，初讀三字經，四書等。

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入小學三年級，成績特優，全班第一。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因武漢大水輟學，家被淹沒，是年曾患瘧疾，大姐和五妹竟患傷寒死去。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改在故鄉讀書，從一叔祖彭蓬邨先生學詩，從學音韻平仄格律作對開始，因此智慧大開，故曾讀唐詩、古文、左傳、東萊博議等書，此時讀書過目不忘，在鄉里甚受器識。

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開始作詩，先寫絕句，而後律詩，曾因為一戲臺唱「花鼓戲」作一幅嵌字聯：「花貌足傾城，縱云尋樂一爲甚；鼓聲能作氣，孰謂重巖再必衰？」一時在鄉里曾被傳頌。

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因少年即得詩名，曾贏得與一易姓富家女訂婚，當時因憤聯保主任——即鄉鎮長——在鄉里爲非，企圖阻止此一兩姓聯姻，曾一紙告到縣裏，雖因未成年成訟，但在鄉里人士眼中，卻是個正義少年。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掀起中國全民抗戰，因受鄉里人士鼓舞，始入楚材中學。

民國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作流亡學生，曾在恩施考取農專旋又考取軍校，這是時代創造青年，乃一跳數級。

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在成都軍校受訓，此校原在黃埔，後遷南京，抗戰時遷成都。在校曾編學生刊物並辦壁報，當時作品即在校刊中發表。

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畢業軍校十六期三總隊步科，分發重慶初任少尉排長。從此在重慶接受新文學洗禮，放棄唐詩，改寫新詩，仰慕三十年代詩人、作家。

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從重慶至昆明，因一時脫離軍職，曾參加西南聯大同學組成之戲劇隊

前往滇緬公路作巡迴演出。當時曾在中途向第五軍報到，發表上尉參謀，不幸當自曉町演出回到昆明之後，第五軍所屬部隊卻已在緬甸被日軍擊潰，故未能到差。時美國志願空軍來華參加作戰，乃與美軍在西南戰地擔起中美聯合作戰任務。

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被遠征軍總部征召率青年軍一支赴印度藍伽作砲兵訓練，行前在機場與陳信玲結婚，當時並未舉行婚禮，亦未進洞房，開戰時結婚先例，愛無證書。

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在藍伽受美式訓練半年，即隨軍前赴八莫、密支那等地作戰，踏勝利之聲回國。

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一、還都南京，開始建立家庭，陳信玲是一賢淑女子，寫得一手散文，彈得一手鋼琴，對文學、音樂皆具修養，是年生子班比。二、還鄉掃墓，離家八載，祇能見親棺木，遂合葬父母於同穴。三、原訂婚之易家女子，已早我結婚出嫁，關係被逼婚於一偽軍憲兵連長，在抗戰勝利之後，其夫聞被槍決。

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生女安妮。因任職國防部新聞局少校參謀，是年曾去廬山、上海、蘇州、杭州等地。

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國共和談破裂，大陸已呈一片混亂，因公曾去北平、天津、唐山、新港等地，並曾在北平會見傅作義，與其乘專機同返南京。